

王 火

山在虚无缥缈间

责任编辑：于砚章

山在虚无缥缈间

Shan Zai Xu Wu Piaomiao Ji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501,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2\frac{1}{8}$ 插页 8

1989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400

ISBN 7-02-000814-3/I·815 定价 8.55 元



作者像

△ 能告诉我吗？你写的是？……

▲ 我想写的是战争和人，写战争与和平，写美与丑、善与恶、生与死、爱与恨、肯定与否定、是与非的选择，当时的人物、生活、氛围……如果再往下写，将写出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时代的开始。

△ 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段过去的事呢？

▲ 正如歌德说的：“现在的东西，过去从来没有过；过去的东西，今后也不会再回来。——一切都是新的，又不断变成旧的。”旧事，我希望有新的思索。

△ 它能象一面镜子吗？

▲ 战争本身对人来说，就是一面镜子。往事构成的画卷，通过艺术的聚光镜，有助于人们认识历史、启示生活。

△ 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 小说，终究是小说。

但，它不该是虚假编织的赝品。历史的波涛会使它有复杂、深刻的内涵。它的生命力依赖于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

△ 你是否同意“人物性格二重组合”的原理？

▲ 我只愿从生活出发来塑造人物，并没有遵循任何模式。但我确实写了人物性格深层结构中的不安、动荡、痛苦、搏斗。

……

目 次

第一卷	孤岛岁月，黄浦江，水滔滔	
	(1939年7月—1939年8月)	1
第二卷	帘卷秋风，意外遭逢	
	(1939年9月—1939年11月)	79
第三卷	钟声回荡，寒山寺沧桑	
	(1940年1月—1940年3月)	165
第四卷	电闪雷鸣，生死善恶在搏斗	
	(1940年3月—1940年9月)	251
第五卷	“听夜声寂寞打孤城，春潮急”	
	(1941年3月—1941年10月)	327
第六卷	战云迷漫，遮断望海路	
	(1941年10月—1942年1月)	435
第七卷	天灾人祸，故国三千里	
	(1942年6月—1942年8月)	531
第八卷	长江奔腾，山城白雾茫茫	
	(1942年8月—1942年9月)	621
啊，我情感世界中的急流险滩		
——后记		699

第一卷

孤岛岁月，黄浦江，水滔滔

(1939年7月—1939年8月)

和平不是一种政治策略，被利用来帮助和掩盖侵略，被利用来调解冲突和应付谈判，或作为一种赢得喘息和时间的工具，以准备新的战争。和平是人生哲学，是一种人生态度，是每一代人对自己和后代前途所负的历史责任。

——摘自创作手记

一九三九年七月，人们在已经早成为“孤岛”的上海汉口路上，常能见到一个形貌可怕的年轻女疯子。她蓬头垢面，两眼发直，穿得肮脏破烂，上身几乎赤裸，忽笑忽哭，整日嘴里叽叽咕咕自言自语，夜里就在弄堂里或路边找个地方一躺。有人说她家原在浦东，“八·一三”后家人都在战争中给日本兵杀了，她沦落为妓女最后终于成了疯子；也有人说她男人是抗日分子，被沪西“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抓去活埋了，她就疯了……童家霆每次看到女疯子，心里总很难过，有时塞点钱给她，有时递个面包或馒头给她。今晚，没有月亮，童家霆和程心如、余伯良一起出仁安里朝东向文化街^①走，去秘密散发传单。恰巧，又看到了女疯子。但这是最后一面了！一辆“普善山庄”的收尸车停在路边，一群人捂着鼻子围着看。女疯子躺在路边已经死了。据说她上吐下泻好几天了。两个收尸的抬着女疯子的尸体“乒”的往车上一摔，车子就发动了马达。童家霆和两个好朋友见了，心里充满了同情和压抑，谁都不说话，可是脚步都很沉重。

晚上八点光景，上海人一般都在家吃饭。天黑了，路上行人稀少，街面显得深邃幽寂。天气特别炎热，一家坐满顾客的小酒店里飘出绍兴花雕的香味。路边那幢五层楼的仁安大楼里，有人咿咿哑哑地拉胡琴唱京戏：“……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琴声和戏声里好象蕴含着说不尽的凄凉情绪。昏黄的

① 文化街：上海公共租界山东路、汉口路、河南路、福州路一带，报馆、书店多，当时被称为上海的“文化街”。

街灯下看远处的行人仿佛鬼影憧憧。撒传单是危险的。三个人走得匆忙，心里又急，担心碰到巡捕房“抄靶子”^①，都满头大汗。

童家霆精力充沛，浑身好象会发光发电。他充满了彩色的梦幻，胸怀诚挚，坚强意志和爱国热血支配一切，再可怕的事也不畏缩。他跟着父亲童霜威去年十一月从香港到上海公共租界上来，住在汉口路仁安里二十一号他继母方丽清的家里，瞬忽八个多月了。年初，家霆插班进了东吴中学初三，程心如、余伯良是同班同学，碰巧也都住在仁安里。三个人校内校外常在一起，成了知心好友。胖胖的程心如同家霆一样十七岁，瘦弱的余伯良比他俩小一岁。程心如热情老练，书看得多，见闻广，知识丰富，家霆很佩服他。余伯良的父亲是中西大药房的职员，他是独生子，从小娇惯，优点是天真诚恳。上海沦陷，租界成了“孤岛”，三个人对环境不满，由程心如提议，偷偷组织了个“爱国党”抗日，常常买些彩纸，裁成绿色、黄色、粉红的纸条，写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必胜”一类口号，做成传单。有时，到先施公司屋顶花园偷偷往下撒；有时晚上到跑马厅附近悄悄朝墙上贴。这种活动，冒险、刺激，心里能得到一种抗日的满足。但春天以来，“孤岛”形势渐渐恶化：大汉奸汪精卫在五月间从河内潜来上海躲在虹口日军卵翼下进行“和平运动”，沪西“越界筑路”一带，在日寇支持下，“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成立了汉奸“特工总部”，不断进行恐怖活动。租界巡捕房加强了巡逻警戒活动。他们撒传单的活动只得减少。今夜，是本月第一次。这时候，文化街上行人不多，离汉口路仁安里不算远，岔道多，万一有事便于逃跑。那里有些报馆，是报贩集中地，把传单往路边一撒，第二天清晨，报贩们就能看到。

① 抄靶子：上海当时将巡捕房拦路抄身检查叫做“抄靶子”，被检查者必须立即止步，高举双手，让巡捕浑身摸索，不然格杀毋论。

几百张传单都由程心如独自用报纸包了拿在手里。程心如的父亲在美商《大美晚报》做编辑。心如同家霆和伯良约定：文化街上有他父亲工作的报馆，里面他熟人多，万一碰上“抄靶子”，家霆和伯良掩护，他就设法迅速在路边阴暗处扔掉那包传单，或闪身逃进报馆躲避。

三人都是刚跨上生活之路的少年，战争使他们老练起来。即使是在暗夜中干这种惊险事，他们也不十分惶恐。他们匆匆走着，沿街一些人家的阳台上都晾着些汗衫、短裤一类的衣物。一家叫作“朵云轩”的笺扇装池店和一家发售痧气丸、辟瘟丹的“保和堂”广东中药店都已打烊。一家卖文具、仪器的商店和一家出卖英文尺牍、会话书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叫作“群众书局”的小书店，也上了排门。天热，一些店面、里弄门口，有人搦蒲扇赤膊乘凉。无线电里在唱江淮戏。街边有年轻人在聊天、吹口哨。挑担卖冰冻地梨糕和玫瑰白糖伦交糕的小贩喊出悠扬的叫卖声，点缀着夏夜。大步流星，三人已经快走到《时事新报》附设的《大晚报》馆了。

近旁有个小烟纸店，亮着电灯，代售每张一元、一条十张的赛马香槟票。香槟票挂满在门首绳索上，大红纸上写着广招徕的大字：“头彩二十五万元在此”。穿着香云纱背心白胖白胖的老板娘靠在柜台上嗑瓜子。烟纸店的灯光雪亮，衬得附近黑黝黝的。

童家霆眼快，忽然看到前边《大晚报》馆门口影影绰绰一些人影。他拽拽程心如的衣裳说：“在这里把传单撒了吧，前边有人！”

程心如瞥见前边远处有些人正在跑，路边还停着小汽车，点头说：“对！撒了走吧！”他撕碎报纸，掏出传单分递给家霆和余伯良，说：“快匀匀开，撒在路边！一路撒过去！”

就在这时，忽见远处跑着的那伙人，冲进路边《大晚报》馆的排字房里去了。人声鼎沸，只听到一种砸打吵嚷的声音。有人尖声叫喊：“救命！……救命！……”似是发生了殴打。

家霆疑疑惑惑地吃了一惊，说：“强盗？……”

程心如说：“管它！撒完马上走！回去！”他警觉性高，不愿多管闲事。

三人正转身要走，警车声呜呜响了，两辆黑色警车风驰电掣般从南边驶来，转瞬停在了《大晚报》馆门口。巡捕纷纷跳下车来，警笛尖利地“笛——笛——”吹响。“啪！”“啪！”枪声响了。一会儿，枪弹横飞，马路上展开了一场吓人的恶战。

家霆和程心如架着两腿发软的余伯良飞跑。跑到黑黝黝的汉口路附近，还听到枪声在响，警车声和警笛声在空中鞭挞。三人气喘吁吁放慢了脚步，浑身都汗湿了，一同走回仁安里。

家霆自言自语：“天老爷！不知是怎么回事？”

余伯良说：“准是抓强盗！”

程心如皱眉思索着说：“不一定！你们知道吗？东洋人和汉奸，对租界上持抗日态度的报馆恨之入骨。我爸爸的好朋友、《大美晚报》副刊《夜光》的编辑朱惺公上个月收到恐吓信，警告：不改变抗日态度，就请他吃子弹！今夜《大晚报》的事，我看象是敌伪行凶！”

朱惺公编的副刊，常有表露抗日思想的文章。家霆平时最爱看，同学们也都爱看。六月里，朱惺公接到“特工总部”汉奸的恐吓信，马上在《夜光》发表了题为《将被“国法”判处“死刑”者之自供——复所谓“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书》，公开答复说：“这年头，到死能挺直脊梁，是难能可贵的。贵‘部’即能杀余一人，其如中国尚有四万万五千万人何？……”当天报纸一出，抢购一空，市民纷纷传观。朱惺公表现的中国人的民族气

节，使家霆和同学们，特别是程心如、余伯良都得到鼓舞。现在，程心如这样一说，家霆不禁点头：“是呀，敌伪什么坏事做不出来呀！刚才那伙人冲进《大晚报》时，我看到他们有手枪，进去后听到乒乒乓乓，有人叫救命，后来就开枪了！但不知巡捕抓到这些坏蛋没有。”

余伯良气愤地说：“抓到了还不是马上放掉！听说沪西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的汉奸特工厉害得很，巡捕房怕他们。心如，是不是？”

程心如拭着汗点头，说：“怎么不是！七十六号的特工如果在租界被捕，只要说‘是日本宪兵队的人’，捕房就不敢过问了。他们怕得罪东洋人！”

谈到这些，三人心里气愤懊丧。“七十六号”的事，家霆平时听程心如说过不少。提起“七十六号”，他仿佛闻到了血腥味。“七十六号”设有监狱、刑具，一批无耻的汉奸亡命徒，专干凶杀、绑票等血淋淋的罪恶勾当。他们用恐怖手段打击租界上的抗日分子，起到了日本宪兵队不能起的作用，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赞赏。

三人默默回到了仁安里，分手回家。传单撒了，由于看到了刚才那件枪战的事，又谈起了“七十六号”，三人都没有以前撒传单后那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了。童家霆更绝对想不到，这个魔窟“七十六号”以后竟会同自己的命运有了密切的关系。

汉口路仁安里二十一号方家，是个三代人的大家庭。六十多岁的方老太太名义上仍是一家之主。家霆的两个舅舅——继母方丽清的大哥方雨荪是银行买办，小哥方立荪是绸缎庄老板，各自带着一家大小合住一幢三楼三底的洋房。

上海一般人住家都习惯关了大门只走后门。家霆踏进仁安

里二十一号的后门时，烧饭的厨师傅胖子阿福正在厨房里拾掇碗盏，盛菜准备往楼下客堂间里开饭。

厨房里弥漫着鸭肉、鳗鱼、葱油明虾等菜肴的香味。打扫房间、洗衣的娘姨阿金在阿福身边帮厨。阿福嘴里嘻嘻哈哈正同阿金在打情骂俏。二楼上的麻将牌声海潮似地哗啦哗啦响。方丽清爱打小麻将，几乎每天都要打上十六圈到二十圈才过瘾。有时外边也来些女客打牌。由于童霜威不喜欢生人来打牌，所以一般总是方老太太和大舅妈“小翠红”、二舅妈“老虎头”陪着她玩牌。都是自己家里人，输赢限在二十块钱以内，赢家就拿出钱来让胖子阿福办菜、买票看筱文滨、石筱英^①的申曲，剩余的钱有时拿去买跑马票，有时用来买“逸园”的跑狗票，有时到亚尔培路霞飞路口的回力球场里买彩票。尽管每次都中不了奖，但有发财的希望，几个人都乐此不倦。正因为打麻将，每天晚饭总要迟到八点以后近九点钟才吃。

家霆回来了，迈步上了二楼。二楼上除了洗澡间外，一共四间房。最大的一间是方雨荪和“小翠红”的卧室。最小的一间是方雨荪的前妻生的儿子，在读私立光沪大学的方传经的住房，现在家霆加了一只小铁床同表兄传经合住。另一间大客堂间本是方老太太的住房，方丽清回来时，母女同住。童霜威从香港回来后，方老太太叫住在二楼另一间小房里的阿金搬到三楼上去住，她自己住在阿金原来住的小房间里。每天打麻将就在这间房里。原先她住的那间宽敞明亮的客堂间，让给童霜威和方丽清住了。

家霆上二楼时，麻将牌声音更响，“啪！”“啪！”夹着方丽清嘀嘀咕咕埋怨手气不好的语声和方老太太开心的笑声。大舅妈“小

^① 筱文滨、石筱英：当时申曲（即沪剧）名演员。

翠红”养的一只波斯种白猫懒洋洋地拦住了路，家霆“嘘”的赶走了白猫。他在楼梯口正要朝爸爸住的房间走去，见剃着光头的小娘舅方立荪象尊弥勒佛似地敞着中式纺绸小褂，挺着个大肚子，摇着芭蕉扇懒洋洋地从三楼上趿着拖鞋下楼来了。方立荪有大小两个老婆。大老婆姓高，有一双“改组派的脚”——裹过小脚又放大的，走起路来扭屁股，因为脸长得象老虎，又呲着两只虎牙，大家叫她“老虎头”。当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了这对婚姻。新婚之夜，方立荪揭开新娘脸上的红绸巾一看，吓了一跳，坚决不肯同房，以后就拚命在外面跑舞场、逛堂子。眼看他这副发昏章第十一的模样，为了要“收收他的心”，做老子和娘的答应给他娶个小老婆。这就娶了个舞女吴巧云。“老虎头”万般无奈，答应让小老婆入门，唯一条件是要方立荪答应单日归她，双日才可与巧云同房。事就这么定了。“老虎头”现在带了个七岁的女儿传文住在楼下客堂间旁的大厢房里；巧云带了个七岁的女儿传宝住在三楼的大厢房里。今天是双日，老虎头又在打麻将，所以方立荪白天也在巧云房里，现在才下楼来。

家霆机械地叫了一声：“小娘舅！”

方立荪“嗯”地应了一声，用两只酒色过度的大眼斜睨着他，说：“我还以为你同传经一起看堂会去了呢，你没有去？”

表兄传经是个京戏迷，住房里用一只只雕花镜框挂着梅、程、荀、尚^①四大名旦的戏装照，平日几乎每晚都要去戏院前后台打转转。今夜，海上闻人丁啸林给娘做阴寿^②，让上海滩上的京戏名角都去丁公馆唱堂会。方立荪是丁啸林的门生，进过香堂拜丁啸林做老头子参加了丁啸林组织的“忠义社”的。“老太爷”给娘做阴寿，他当然早早送了厚礼孝敬，也在下午就去丁

^① 梅、程、荀、尚：即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

^② 阴寿：给死去了的人做寿，叫做阴寿。

宅叩了头，晚上堂会是他让侄子传经去的。家霆心里明白：方立荪并不喜欢我！他是存心让自己的侄子去看堂会，根本不想让我这个假外甥去。这样假惺惺地问一问，不外是心里明白装糊涂，敷衍一下，心想：我宁可在家看点书，也不去看那京戏，便随口回答道：“我不爱看京戏！”说着，就往爸爸房里走去。

房里一百支光的电灯泡雪亮。通往阳台的落地玻璃门敞开着，窗户也全敞开着，但没有一丝凉风，非常闷热。童霜威穿一套白夏布中式短衫裤，正站在一张红木八仙桌前挥毫写字。这一向，为了消遣，他听听无线电，看看书，有时治印，有时做诗，有时写毛笔字，从中撷取乐趣，解闷消愁。一副他自认为写得出色的草书对联用图钉钉在墙上：“惊回萧飒三更梦，并入江湖万里愁。”

家霆心里很同情爸爸。爸爸战前在南京时本是司法行政部秘书长，又是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抗战爆发前，因为派系倾轧，C. C. 的人觊觎他的职位，又加上他秉公惩处了上海地方法院院长褚之班贪赃枉法的案子，被人莫须有地撒了传单说他循私舞弊等等，结果只好辞职。最后，只留下了一个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空头衔。抗战爆发后，先在安徽南陵县蜗居了一段时日躲避轰炸，后来到了武汉，满心想为抗战出点力，可是得不到一官半职。终于到了香港，住了一段时日。在香港时，日本人要利用他，被拒绝了。因为怕在香港生命有危险，外加经济上被方丽清掐住了脖子，只好回到上海来坐吃。满心想深居简出隐姓埋名，不事交游，冀图在乱世中求得片刻安宁。可是，他到底是爱国的，在成为“孤岛”的上海租界上住着，总觉得于心不安。来了不久，就想离开，甚至考虑从香港再去重庆。为这，同方丽清龃龉过许多次，常常闹得极不愉快。今天下午，又

有过磨擦了。后来，方丽清被方老太太她们拉去打麻将了。童霜威独自在房里吟诗、踱方步，续写他那本进度始终很慢的《历代刑法论》。现在，他又在悬肘写字了。

家霆进去，叫了一声：“爸爸！”他那张朝气蓬勃的脸上，好象老是有阳光在上面跳跃。

童霜威停笔抬头，仰起身子应了一声，说：“啊，你回来啦？到哪里去了？”

家霆看着爸爸威严、肥胖带着苍白的脸孔，爸爸比战前老了，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他不想把撒传单的事告诉爸爸，只说：“跟同学在一起，到程心如家里去了。”

童霜威不知是出于感慨还是心情不好，皱皱眉说：“你年龄渐渐大了，玩心要收敛些，该多读点书才好。‘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说着，叹了一口气，又提笔龙飞凤舞地写将起来，将写在宣纸上的一首诗写完了。

家霆点头，没有作声，也不解释，看见爸爸写的是一首五律：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他默默诵了一遍，大致明白了诗的含意，心里明白爸爸是闲居苦闷，空有报国之心在借诗抒发，问：“爸爸，这是你做的诗？”

童霜威苦笑笑，摇头说：“啊，不，是初唐四杰中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齐名的杨炯的名诗《从军行》。”说着，逐句将诗对家霆解释起来。

洗麻将牌的声音“哗哗”传来，夹杂着方丽清的笑声。她一

定是成了一副大牌，高兴得很。

童霜威皱皱眉，忽然掷笔于桌，吁了一口气，在沙发上坐下，摇头唏嘘，“我真是住腻了！真想走啊！”

家霆的心情同爸爸一样。在“孤岛”上，在方家这种使他厌恶的环境中，他也早住够了。他怂恿地说：“爸爸，我们走吧！到上海八个多月，我象过了八年多！我还能读书，你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何必还住下去呢？”

童霜威懊丧地搔搔头，又叹一口气，说：“唉，你的继母呀！……”一切都在语气里表露出来了，“她把钱紧紧攥着！我以前把钱全部交由她管是大错特错了！经济在她手里，我能拿她奈何？今天下午，同她商量，又没谈通，反倒招惹了很多不愉快。她的娘目光短浅不说，她的二哥方立荪大约正在同日本人勾搭，最近一些言论可恶得很！——这你装作不知道，听到没有？”他又叹一口气，“我在想，我是一定要走的！一定要同你继母好好谈谈，让她同意我带你走。我们可以先秘密到香港，然后再定去向。”说完，掏手帕拭汗。

家霆忽然想起先一会儿在文化街目击的那场枪击了，忍不住又想到了“七十六号”的事，说：“爸爸，其实现在上海租界并不安全。孤岛似的被日本人包围着，汉奸又多。沪西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的特工无法无天！我住在上海老是有一种当了亡国奴的感觉！”

童霜威听着儿子的话，心潮起伏，揭开茶杯盖，轻轻呵着气吹动着漂在茶水面上的两朵茉莉花，喝了一口，正想说些什么，听见外边打牌的人散场了，方老太太在门口伸头说：“姑爷，吃晚饭了。”

方老太太对童霜威面上总是客气、周到的。她话声刚落，方丽清也出现在门边，说：“嗟天，下楼吃饭吧！”也许是她娘劝了